

咖啡紙杯裡已經完全空了，只剩下乾涸的褐黃印記。便攜菸灰缸內已經被菸頭給裝滿，車內縈繞著紙菸的苦酸臭味。狄摩斯·亞克勒打了一個哈欠，酸澀的眼睛注視著老舊公寓唯一的大門，不耐煩地等待著某個年輕的女性走出那個大門。但當四樓的一扇窗戶縫隙不自然地逸散出灰黑色的煙霧時，狄摩斯皺起眉頭。

他想要伸出手推開門，但在短暫的猶豫後，最終從手套箱中拿出他的隨身紀錄器。等到一切都配戴正確並開始運作後，他才從口袋中拿出手機，在通訊人介面中找到貝莉爾的名字。

「檢查外面的走廊。」在貝莉爾能夠說出任何話語之前，狄摩斯立刻開口。貝莉爾沉默了幾秒，就像是她在努力理解狄摩斯在說甚麼。同時，狄摩斯攔住了一個路人，他用力地指了指冒出黑煙的窗戶。

「打給911。」他立刻命令道。直到他確認了該民眾準備照做後，他才重新將目光轉回公寓。他試探性地扭轉了公寓的門，當他發現門沒有被鎖上時，他皺起眉頭，卻依舊立刻走入樓道內。煙霧還沒有下沉，這讓一樓看上去風平浪靜。

「舅舅又叫你監視我了？」貝莉爾尖叫著詢問。狄摩斯沒有想要解釋任何話語，他選擇對這個問題保持緘默。相反，他只是一邊飛快地爬上樓梯，一邊重複話語。

「快，貝莉爾。有煙霧，不要直接碰門把。」狄摩斯再次重複。他的聲音變得更加堅定，幾乎像是一個刺耳的命令。他能聽見通話另一側那急促的腳步聲，隨後是一個驚恐的抽氣，以及結結巴巴的咳嗽聲。

「煙很大，我看不見起火點……」貝莉爾努力地說著。她的聲音有些顫抖和不安。狄摩斯能聽見電話另一端傳來另一個陌生的女聲在尖叫著「失火了」，以及人們開始騷動的聲音。他的視線本能地轉向樓梯間的角落，在人們焦急下樓的身影之間，那裏的灰塵有一快突兀的圓形空白。狄摩斯收回視線，與居民逃離的腳步相反，他邁開步伐、快速地跑上四樓。

火焰已經燃燒了一會，煙霧燻得他幾乎睜不開眼，就連最簡單的呼吸都讓他的肺部感到一陣刺痛。但除了東西燒焦的臭味外，他能在一切的煙霧下聞到一股熟悉的氣味，讓他的太陽穴一跳一跳地疼痛著。煙霧不斷從走廊上的其中一間房間竄出，溫度明顯地升溫，微弱的灼熱感在他的臉頰上刺痛著。但狄摩斯沒有任何可見的明火。

「貝莉爾！火焰還沒有蔓延出來，快點！」他一邊大聲喊著年輕女子的名字，他能聽見從樓道深處的應答，這讓他胸口急促的節拍緩了下來。伴隨著一陣緊張的腳步，貝莉爾衝向他，她的身後跟著一個與她年紀相仿的女孩。狄摩斯被粗暴地推著朝著樓下跑去，他一邊踉蹌地走下樓，一邊將仍在通話中的電話關閉並放到口袋中。

「你不是消防員！你甚至不應該上來！」貝莉爾氣急敗壞地說。直到他們都來到樓下，他們才都稍微放鬆了下來。貝莉爾喋喋不休地向他說著無數個為甚麼不該闖入火場的原因，她的手緊緊抓著他的手腕，幾乎在微微地發抖。他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背，試圖安撫明顯不安的少女。

但此刻，狄摩斯沒有安心或放鬆，只是隱隱感到一陣怪異。沒有鎖上的公寓大門、突然變得如此猛烈的火焰、消失的滅火器。作為一個警探，狄摩斯不能稱自己特別資深。但他依舊累積了足夠的資歷，足夠讓警鈴在他的腦中大響，讓某種不安感使他胸口的節拍變得不穩和急促。

在杜魯克斯這個紛亂的城市，要作為一個警探總是必須有一點警覺。他直起身，掃視了一圈周遭的人群，試圖找出那個怪異的點。

終於，他找到了突破點。

「你們認識那個人嗎？」狄摩斯壓低聲音，向身旁的兩位年輕女孩詢問。他偏了偏頭，示意了站在人群外側的男人。狄摩斯記得在他上樓時，他有看見那個男人跟其他居民一起走下樓。男人此刻也如同其他擔憂、恐懼地竊竊私語的居民一樣，他皺著眉頭，看上去焦急不安。但……狄摩斯感覺有什麼不對。

男人的雙手插在口袋，他站在人群外圍，沒有與任何一個人對話，沒有與任何人視線接觸，只是不斷地看著冒出黑煙的窗戶。他皺著眉，但眼中閃著不易察覺的期待。當貝莉爾的友人搖了搖頭後，他又轉過頭，朝著站在他另一側的居民低聲地詢問。他在人群中小心翼翼地移動著，低聲地詢問著幾個居民，但他始終獲得的答案都是否定。

沒有人認識那個男人。狄摩斯皺起了眉頭。這是一間並不大的公寓，一層頂多只有四戶。大多數住戶都在互相交談，這代表大多數人都彼此認識，或至少有著幾面之緣。但他已經問了五、六個人，沒有一個人認識他。那個可疑的男人似乎注意到狄摩斯在看著他，他們的視線短暫地交錯，而男人幾乎瞬間將視線移開，微妙地向後一步，就像是準備離開。

錯誤反應。

「不好意思，先生。我是杜魯克斯警察，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狄摩斯大聲地說，他從口袋中拿出他的警徽，表示他的身分並迅速邁開腳步跟上男人。但男人瞬間轉過頭並拔腿就跑，狄摩斯噴了聲、粗暴地將警徽塞回口袋，並立刻跑了起來。

「先生，立刻停下！杜魯克斯警察，請你配合詢問！」狄摩斯大喊，他的聲音響亮且標準，沒有任何可以模糊和誤會的地方。這只是為了要確保他盡了告知義務。

只有罪犯會逃離警察。這是一個簡單的準則，沒有人會平白無故逃離警察的詢問，這暗示了某種程度的罪惡感與危機意識。他一次又一次的說服自己。他這次不會錯了，他不會再錯了。他知道每一個州的相關法律。當他說出他的身分，而有一個人拒絕配合時，他就有權力逮捕他。

他用盡全力奔跑著。一瞬間，他彷彿回到了那一刻。耳邊只能聽見自己心跳聲強烈且急促的節拍，杜魯克斯市昏暗的傍晚被深夜取代，寒冷的風吹著他的臉，刺痛著他的鼻腔。聖誕節的人潮阻礙了他的視線，但他的視線只有眼前那個試圖逃跑的身影。他不會失敗、他不會再錯過——

一旦他們的距離足夠接近，狄摩斯像是一個野獸般撲到男人身上。他用力地將男人的頭壓在人行道上，另一隻手將他的手反剪在身後，膝蓋壓住他的大腿。粗重的喘息從他咬緊的牙關間溢出，他緊繃的肌肉與關節在壓力下微微顫抖。他就像是一隻狩獵的野獸，牙齒深深嵌入獵物的脖頸中，在腎上腺素與成功的刺激中感到狂喜。

「夠了。我勸你保持緘默。你的所有言行舉止此刻都正在被記錄。我已經盡了所有告知義務，你可以選擇檢查我的警徽號碼或是核查我的身分，但你沒有，你跑了。你原本可能沒有麻煩，但你現在有了。」狄摩斯咬牙切齒地說，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緊咬的牙間溢出，尖銳又刺耳。他忽略了男人的尖叫與抗議，從自己的褲子口袋中拿出手機，打了警局的電話。他深吸一口氣，

強迫自己平靜下來。一瞬間，天空再次變得明亮，不再是完全漆黑的夜幕。春天的氣溫比冬季更加溫暖。他再次回到現實。

「911，您有什麼——」

「我是北區第三分局的警探狄摩斯·亞克勒。我剛才目擊東區綠點街三一三號的公寓四樓的火災並懷疑有嫌疑人蓄意縱火。我目前在四十三大道與四十街的交叉路口控制該嫌疑人，請立刻派員警前來支援。」狄摩斯粗暴地打斷接線員的話語，結結巴巴地說著現在的情況。

接下來的一切就像是一場夢一般朦朧。他在原地控制著嫌疑犯並等待了轄區警員抵達，接手了嫌疑人的逮捕。他慢慢地站在道路旁，他知道他等等可能要花一、兩個小時接受各種詢問、完成筆錄。但現在，他只是靠著骯髒的水泥外牆，然後用顫抖、不穩的雙手慢慢地摀住自己的臉，試圖掩蓋因瞬間湧上的疲憊而扭曲的臉。

他做到了。他這次抓到了。他沒有再追丟了。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